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五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黃氏世緒高辛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竒公謂當亢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之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吳公使與二子俯偻遊已而復從程公尚書大昌遊所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吉州太和主簿而歸喜連慈顏里黨羨豔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薨再調饒

州番易簿公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
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
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干丞核其臯丞以無
臯報使者怒復委公公察之寔無臯也併丞直之使者
愈怒斥公庭府謂當與尉併劾公不爲運俄使者罷乃
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毫髮不屈類如此
旣滿郡守王公師愈留爲掾凡數月公辭而歸關陞用
三表公獨登五陞從事卽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校
不肅有宗姓爲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
不恕職掌無小大陸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
至者皆不內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

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卽知興國大冶冶當孔
道彫落殊甚公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暮年公私浸
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此芻粟不備凡部送者繫馬
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耕佃顛一司掌之以
備馬網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
土產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麇至其
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
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
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
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辟死其徒未信
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匹

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見公單騎小艇自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帥俱去公復取屋廬柵寨與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錢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爲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大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爲資塵封講席公爲具繕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菴先生遊者爲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顯爲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偕郡計者漫多學宮隳毀徧爲葺治春秋噐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公慶胄淳

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僉幙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侵殪死相屬公佐其長脩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群集一所則紛然殺亂乃家至戶到不辟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被之不爲虛文時樞密何公帥四明知公寔勞且遇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勘擢提轄權務務弊如毛公隨事剔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顯利由是歲增四十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內之地公究心其職剗革姦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有積金前後稱校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公權衡精密有增

無虧吏戟手旁眎大懼不免廟堂以爲能樞密何公允
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
篇卷卷懃惻欲廣聖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寔之政重縣
令之權上嘉內之論者謂旣達大體復切時用求外任
時秉軸者與公全年進士再三諭公盍少留序遷在朝
夕公請益力分栝蒼左符栝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者
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擁糶
植良不啻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逮會悉書
于曆囊以徃來不遣一吏至縣旁有貪吝撓政者事無
鉅細必私請公據理從違多不滿欲乃旁午遣人造說
百端侍御史陸公貽公書曰是誆誆者豈足恤願益推

所學以惠彫郡若因浮言輒褻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
廢矣公不遣一書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
當祠去者公笑曰朝廷黜陟豈容預知邪已而命下乃
在月餘之後原其故乃前誆誆者自倡其說公謂臺諫
清明決無此讀其奏乃出部使者蓋先是郡計赤立凡
前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又有以
宗姓祠祿來請者寔已溢額公遲之漫不悅遂與誆誆
者醞釀至其奏無他語專言癯老不事事在告之日多
而不知公在栝半歲帥以未斫治事僚吏苦之且自至
迄去未嘗一日在告此可覆也公歸纔數月清議益白
復畀岳陽凡所施行悉如栝舊爲政亡幾聲誦翕然具

見於士民仁明十事之稱謂太守入境之初四縣義勇凡七千餘人例迓于境公曰若等遠來寧不落事亟散遣之此仁明一也本州受牒例於五鼓投廂職官檢杳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不少公乃於卯時大開譙門縱其投廂檢杳批朱一切不用此仁明二也城市之間帥苦求發如蜀藥鋪不願開張屠家相帥逃去其困傷甚矣公市物絕少每市一物一眎市賈滿城懽嘆以爲復見官常此仁明三也昔丁提刑奏議謂岳陽臨湘最爲湖北一路窮下之鄉自後無言之者公到任未幾即揭榜曰此郡土瘠民貧深可憫念今將嘉泰三年下等人戶所欠苗米權行倚閣此仁明四也本州今歲薄歉

有田之家預以官賦爲憂公洞啓民隱復將嘉泰四年夏稅權行住催三年四年未達也逋負尚多追逮正繁蠲帖一出驩聲雷運此仁明五也岳陽征商比年漫急至號爲公江一路法場蓋由公征既重復困專攔公悉自斟酌蠲減倍常所謂專攔莫得恐喝舟楫往來萬口傳誦此仁明六也老胥弄法蠹公害私民無所訴公閱民訟悉出裁斷吏不與知此仁明七也本州間有三年五年七年之訟不能決者公自到官盡索故牘反覆詳視原情按法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此仁明八也官事無程運經歲月得錢則斷無錢者留自公交印凡下案者限以時呈稟下縣者限以日結絕檢舉如期

吏不得留此仁明九也方八九月冷雨漫淫氣候如冬
民既糶糴復慮晚稻有傷亟發常平且精加祈禱霽色
旋闔禾黍登場市無閉糶賈亦漫平此仁明十也十事
之稱巴陵之人家傳誦之人方恃公以爲父母乃有游
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詭譎爲姻黨者復有
予祠之命奏疏亦無他語一如前部使者奏惟曰老不
任事而已公笑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即日
東歸父老遮車號泣載路車殆不能進歸涂過武昌計
使總卿見公皆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
此借留意甚懇切非其他文具比足見得人心如此令
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省松楸會

故老叟之母蓋公之姊也年八十公奉之如母里有塌
曰清陂溉田千餘畝塌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
亦可以利人也乃捐資帥衆築之是春旱種不入土而
塌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倍入人懽戴之又爲選命主者
授之經理庶其久于今數年昔時硤确皆爲沃壤里社
欲祠公焉居山間再閱歲山深地滋公平時無病苦至
是感肺虛之疾家人以醫藥不便爲請乃買舟復下嚴
瀨又數月漫苦脾虛遂終于正寢階爲朝議大夫爵爲
休寧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扈
之孫承議郎傑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
渙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才之無一日不兼他領

關陞脩職郎秩謝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簀次閔迪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學有敏才皆能大其緒次全次興早卒一女未行孫男一人萃將乞公遺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夫人疾初寒不解帶念幼孤爲天地間孽子終身以爲痛謂大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年榮一階少咎冥冥未遂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產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沒復經紀其孤有舅之子老而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其孤考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峯之原期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資清苦務自植立然卽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贍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爲宗如論

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醜醜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爲後進宗師凡以此其爲文則韻平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足半歲旣歿其孤粥產以畢葬祭里評益仰其清云某方髫鬣公期責甚重已而挈以自隨不異已生厥今粗免不肖之歸皆公之教也然則備述行治以俟秉史筆者可諉之他人邪謹狀

朱惠州行狀

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公諱權字聖與年若干朱氏出顓帝周封于邾其後子孫出邑氏朱世居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歛之黃墩十六世祖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尚志尊禮名儒篤意義方公生而岐嶷童丱若成人六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毋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他日得故帙一字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寒暑不少替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有精廬館其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為文辭自成機軸淳熙庚子秋試遂魁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隆興府分寧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闋調福

州連江縣主簿湏次間工部侍郎朱公賡顏帥廣西政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留攝幹官盡忠毗畫多所裨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關陞從事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丞邑當東浙會府之下三司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前後連率如辛公棄疾李公大性李公浹皆敬賞之開禧元年調秦州如臯縣買納鹽場考舉及格嘉定七年改宣教郎知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爲之數其至也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火而以身嘗之不忍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立祠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十二年秩滿赴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虜渝盟歲幣積於

左帑幾二百萬疋寔有損腐公條具上之廟堂變通關
闔因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爲便金鞮相攻山東歸附
方講備邊之策遂陳七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
有公望如漢用趙充國討羗人已知其善爲兵唐用郭
子儀屯涇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正公
帥陝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勞設
施人自竦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帥衆望所
歸則虜人不敢犯其境間常窺伺旋即敗退蜀道前此
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已試之舊人付以宣司之
柄則轉亂爲治易於反掌是皆朝廷之上處置得宜則
四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兩淮重地防秋及時倘圖

任威望素隆不減蜀荆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權委
以藩籬之重則九重之顧憂可寬矣其二曰計戰守自
殘虜游魂困獸猶鬪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諱道以守
爲全計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守
境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戰
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全有巴蜀以諸葛亮出師而
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殘虜寇蜀嘗入興元至大安矣
以我師勦其類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以
忠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宜
明飭宣制司沿邊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將之
行必爲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寇至平時則防閑隘

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虜人犯塞必更相犄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匹馬隻輪不返則虜必懲創縮畏不敢輕於窺邊而後可以言守也已其三曰講備邊之至計前者殘虜寇淮守臣率多閉壁不出是致醜類橫行肆侮旁若無人驅殺人民殘破鄉邑劫掠積聚焚蕩廬舍爲守將者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未嘗過而問焉迨夫封豕長蛇盈蹙溪壑徐徐引去亦不聞出兵追躡問之則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是可深懲前失而亟爲後計乎當蘇秦之爲從也約六國連衡之衆以抗強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之爲

一家而獲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宜無不可者矧殘虜垂亡不足以望強秦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屯戍之兵覈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虜或犯淮東則使某處兵制其左某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既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時而擊之其於淮西亦准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緩急立以羽檄調發所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留不進者國有大刑必罰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虜苟送死破之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因營

田官候對曰營田就緒庶可以寬民力朕頃在會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尺籍所隸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有定類既不可剝下以取給固不若興田以雜畊此聖明留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連年不解轉餉不已民疲可知况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及州郡並開屯田張官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牛犁辦糧種各脩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

謂自民兵之分而民不可使爲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可言於有警多事之日如漢晁錯所論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真宗時陝西歲取邊力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皆爲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聲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土著家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爲子孫之計憤疾胡虜之心人皆有之特患莫爲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心力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襄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爲隊伍擇其首

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誘激勸之道使樂爲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廩於官而數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爲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天亡殘虜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奮志滅讐虜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爲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爲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創大業漢民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殘虜之虐爲避災之計吾惟有以爲之主宰治有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旣著宜以所得

城邑悉使領之彼得憑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一時且將宣力於後日垂勲名保富貴固所樂爲其忠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刎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齊則今之山東也使殘虜不敢爲寇則已如敢入寇第使山東忠義之衆疾走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虜人烏得不速返以護巢穴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破虜之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充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充御試對讀仍兼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八月轉朝奉郎

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轉朝散
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默禱諸神且深自刻責乞以身
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鳥雀以千
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爲政崇正學獎善類
先教後刑勸農寬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一考之後
郡計稍寬卽損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廨舍橋梁
祠廟皆一新之百度脩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聚劫
掠鄉井或數百爲群或數處俱發克燬所至村落爲墟
其渠魁曰曾官蘇况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放省
札下本路重賞收捕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畧
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諜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生擒

渠魁數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廣帥
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卽誥詞云爾之爲
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臣謂
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今皆
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姑進
爾階以埃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功十
七年龍飛覃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去爲
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歲
年七十嘆曰吾少赴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豈宜
復入脩門卽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管紹
興府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主管

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旨特
轉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間閑踰嶺每自揆
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矣舉家務以付
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映綠秀乃即其地築
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雲日與賓客徜徉
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五
年五月下澣忽感冒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待銓
中都家人招醫不許曰脩促數也作三書以報三子不
及其他惟勉以庶縈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
也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蘊
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訟牒紛

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僅足不務奢
萃雖仕至五馬人以為榮其自處無異寒素訓誨子孫
惟以循理讀書為急人有嘉言善行稱之不容口未嘗
言人過失喜愠不形於色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時
舉以自代其詞曰朱某為士時嘗讀書蕭寺寺居深山
窮谷人跡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遂魁
一郡之士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鄉心
恬氣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于私室鄉之老
稚起敬起慕逮試邑鄱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迫切峻厲
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為立生祠其古
之所謂循吏者歟迺今分職在帑出納惟謹臣知之既

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平生大畧可見於此
嗜學迨致仕不廢方冊待次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百
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無
用昔賢運甕可以爲法平生著述有訥言十篇末議四
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盛然未
有以儒學起家者公始入太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列
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况相繼登科
而詩禮之風衍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日終於紹
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
累贈恭人子男三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堰
塩塲汶從事郎監秦州丁溪劉莊塩塲沫將仕郎女二
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婿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鉞鑑
錡女七人末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窆首
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必方營卜松崗
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辭也
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五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六

祭文 哀辭

祭景獻太子

雲車一往歲曆習周曉入龍樓久聞佩環之響秋深鶴
禁但生風露之愁九重追悼以如新四海含辛而未已
思臺故在仙馭難回某等記侍講筵忍聞祥奠望來臨
於太極淚徒灑於西風

祭袁侍郎

某蒙公之知受公之教最爲隆異歲在丙子丁丑之間
某所寓舍寔在旱河公時少監秘書也日旰退省歸塗

經從必蒙賜顧有若義理之訓既極詳明至論當世之事尤爲激烈且言自古聖賢有志當世惟孟子尤爲有用之才其治家也必曰深其耕易其耨五鷄二豉藝牆下以桑則家烏得不肥爲國者能使商賈願出於市耕者願耕於野仕者願立於朝則國烏得而不理爲天下者必泄中國而撫四戎則戎狄安得而不服有天下者猶運之掌則天下烏得而不太平其氣直而勇其言壯而明蓋不惟其學深於孟子而其姿稟實似孟子也使公而端委廟堂則進賢黜不肖內脩政事外攘戎狄則如前四者之効當必有可觀者不然假以期頤之年臥之寂寥之濱使之統斯道之盟一諸儒之向譬諸赤刀

大璧不必陳之明堂而亦足爲清廟鎮夫何不然天齋其祐一疾不留殄瘁之哀實關邦國安仰之歎均起多士蓋不止乎一人之私一日之悲而已也雖然如公之才以公之志豈遂冥漠而已邪不爲景星慶雲以表明時之上瑞則必復爲臯夔稷契以開生民之太平也必矣賀山在望莫拜翁仲之旁香冽茶清雪涕雲端而已

祭朱用之

嗟嗟用之人品如公才藻如公亦一氣之奇也夫以隲齷之士書骯髒之辭盈几克牘使後生無所則象乃得如公者斗酒百篇舌翻湖淮筆扛嵩華續紫微之正脉使百年英采煥然如新斯非一奇乎而乃孝不終養逝

不待年使鶴髮之母反求方朔而不見豈其如唐之諸
王孫太白長吉輩亟赴東方冰桃之賞而其期不可後
邪矧達如公者幸不底滯胡不用平時之言如淵明牧
之諸公自志其墓而後行邪然公有雄章雋語數百十
篇長留天地間不隨之而亡者則公亦何憊於世之樗
櫟不才而獨壽邪區區數言聊當僂語寒泉脩菊一薦
其悲然又安知公不配食和靖水仙於西湖之濱也

祭程樞密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峙一
氣之清淑於兩儀既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之陽餘數
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一星兮甫再見

於黔寧之二邦唯公早歲兮頡頏於詞場于蕃于宣兮
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
朝貳本兵兮蓋將登庸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既耕兮
乃弗竟乎千載之明良嗚呼疇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
雲翳合兮飛敷掩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
呼允懷平時譜謀梓桑言論所及家國皇皇里社數條
謀之孔臧曰立忠壯之廟徙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償惟
望牛之竒偉兮蓋參訂之甚詳曾浹侍之踰旬乃變起
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琅魄之降兮余山
之崗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泝浙江之波上嚴君之瀨以
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

降徒清泪兮漲濤江

祭葉水心

曠宇宙以奚歸兮唯道爲依逢論訟之方興兮聊解安於翠微觀宵翹之喙息兮與夫草木之參差驗斯人之耕鑿兮信裘葛之惟時方渾沌之初剖兮巨止見其象滋如天玄地黃之形色兮寧事乎龍馬之神奇上徹昆侖之巔兮下周渤澥之湄仰窺盤古之初兮俯占來代之期感羲黃之啓鑰兮居然萬世之師馳帝塗驟王軌兮洋洋易易之流輝暨炎劉而訖五季兮亦未始不啜其糟醕彼風后力墨之倫兮迨夫臯尚之疇咨策巖耕野之徒兮接于周召之倚毗由漢唐之良輔兮以至于

我宋之元龜雖治體之分兮有醇駁古今之異而功業之見兮有崇卑義利之睽然皆本於躬行兮非空言而可致亦必依道有立兮非一切而背馳蓋粒非五穀兮何以爲食而嘉肴不食兮亦奚療饑蓋是理也嘗發揮於洙泗之語又辨證於七篇之辭舍而弗講紛紛奚爲一仁義兮涉歲一敬一兮靡時焦脣敝舌更請迭疑審思力行必也兼之矯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卑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於崦嵫不能者時天寔爲之思疇昔之秦淮獲從容乎歲暮每接函間之席常嗟行道之遲公曰不然唯人在茲自爾契闊緘書亦希先丘

雙蓮惠然賦詩曾報牘之未馳乃凶問之東來傷非我私爲斯人悲香烈茶清公其格斯

祭表弟黃運屬

嗚呼哀哉昔我舅氏學爲醇儒行爲世則內丞太府外紆州紱施者不邀未竟其積君傳法衣吾所素期舅之未發後人宜之君亦甚材始終惟學四更事任所守者卓唯廉與勤上官才之故其所至薦表交蜚謂當朝夕少行其志一疾盛年其委如蛻嗚呼哀哉碩我與君誼均手足雖欲勿哭焉得而不哭先是一月來會中都別去浹日諄諄一書書墨未乾遽成千古嗚呼哀哉幸我頃年得一竒谷山川融和鄰舅新卜他日以君歸從舅藏君其許之享系必昌責善君子經理君家凡可展力如君之存君其仙乎無累死生

祭姊夫范器之

甚矣麴孽之爲禍也古人以之講禮今人以之喪生甚矣麴孽之爲禍也某嘗考方書之論參之以醫家之說頃見吾姊夫之病足也固嘗以節飲之說爲獻嗣蒙報書不鄙其言以爲可當藥石矣已而疾勢浸平歲月浸遠於是節飲之說又復棄去今也變故忽生正合醫家所謂飲酒大過勞傷於內故心肺脉損血如湧泉之說寃乎痛哉麴孽之爲禍也惟吾姊夫事親以孝撫弟以友居鄉以和人有緩急勇往出力人皆稱其誼可謂賢

者矣賢者宜壽而壽止三十有九蒼天蒼天未可以理
度也世道浸薄人情不美凡平日握手論心號爲親戚
盃酒懇懃傾出肺肝一旦有死生貧富之隔則平日之
誼一毫不見凡可以欺孤奪幼者惟恐不至曾不知天
地鬼神實臨其上而世間固有烈丈夫靖觀其旁不汝
赦也共雖無似敢不與吾之弟助吾寡姊撫吾孤甥使
之有立於世而無爲不肖之歸此則不敢不勉亦幸九
原間陰有以相之也嗚呼生有時死有地造物冥冥毫
髮不差惟是頃年哭元壽今又哭噐之使吾老人奚以
爲懷邪聞訃之日嘗於官舍設位陳奠伸一慟之誠今
也拜書慰吾寡姊辦香甌茶復以紆痛棺不能拊有淚

如雨

祭汪給事

嗚呼大江之南黟歙之間有郡焉曰新安其山峭刻而
壁立其水清泚而流湍其人育山靈而吞水液也徃徃
方嚴而勁正耻諛瀾而疾回姦其民則尚氣好鬪好訟
其士大夫則尚氣好義可殺可慘而英氣毅槩凜然而
莫干故其出任於時也多爲材御史否則爲真諫官此
固自昔已如此而非獨今爲然也比年以來流芳歇滅
乃有公焉挺挺特特獨立於靄峯之山簷前有光視旁
無躅使新安之名益重於天下而天下之士皆以新安
之有人者蓋指公而言也志意卓犖功業焯燿而經濟

康理之畧方槃槃也使之垂紳正笏雍容廊廟紀綱可使截截而長策可建治安也天實何意能生之爲時瑞不能久之爲國磐也嘿嘿者易合而皓皓者易汙庸庸者多竒而矯矯者易殲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汎觀宇宙之大俯仰古今之變密察萬物之理未嘗不爲公喟然而永嘆也雖然一編之傳千古之芳公之不亡者固將如金石之不刊也譬彼草木隨時榮瘁若群飛競逐驕其妻妾於墻間者何異朝開而暮殘也而公又何患焉嗚呼公之高標曠度秀氣茂姿其將何之乎浮空汎景與汗漫游於無倪者乎爲神明典山川乎爲神仙登蓬萊乎復爲明爲哲蹇蹇諤諤危言極論居抨彈之職者乎抑復爲臯夔爲稷契雍雍陳謨贊化者乎不然則佐王之志經世之畧不當冥冥漠漠而遂已也某骨脆力弱不能自武而公固嘗謂他時必能有立於斯世者每不以餘子觀也秦淮之塹束縛微官其歿也棺不能拊其葬也紼不能引江東暮雲徒悵然西望於鄉關也一殘寒泉薦以梅英魂乎天來必能鑒某之卷卷也

祭王秘閣

嗟乎善人必福良吏必錄遺文玄旨爛然可覆胡爲於公而奪之祿胡爲於公而折其軸然後知大鈞之難問而司甄之莫卜也孝友家庭襟度冲穆爲縣廉平汭濱遺俗甫駕別車盜發窮谷銜命以往奔走鹿續曾未論

功顧聞旋轂齊視大觀澹然寵辱胡恙之微遽成往獨
然則嗶嗶鉗鉗固在所取而淫誣奸慝或爲天育邪雖
然一息微光千年芳躅君子固知所擇而君亦可以瞑
此目也矧公有子能持公門子而又孫以永後昆天之
報公豈必公存某也公知甚厚公遇甚溫報公未能耿
耿空言會拜翁仲一酌清樽

祭俞侍郎

嗟乎東西山之秀氣自宇宙開闢而來餘四千年至公
始一發然則公之生抑何其難邪彊毅足以有立寬博
足以有容忠足以蒯上仁足以澤下歛而閔之可以接
諸賢而開後學推而放之可以強王室而服戎羗然則
公之受於天者顧不甚重邪文雖倡於諸儒官僅登於
法從年未及於縣車公之所以自任與夫海內之所以
期公者乃半涂而折軸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者果將何
意邪嗚呼公其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邪抑超
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邪懷不盡於斯世沒則爲
明神邪不然將復爲人以續未成之功業邪公必有一
於此也某一見之頃受公深知念不能忘而奪於多故
公歿踰年始能緘辭以泄其哀惟公其鑒之

祭王衡州

嗚呼公而止於斯邪大鈞無意乎斯民無祿乎脩促有
數乎去來本無常乎人以爲戚而天以爲返其所乎皆

不可致詰也生於鼎食之家而躬芻布之行習於富貴之事而悉窮苦之情三分菟符而惠利浹於民生一擁舶節而廉白聞於天聽淳熙賢相公爲仲子謂天鍾美必將在是胡爲衡陽忽歸舉柳嗚呼公之族里侍公而婚嫁者今失所待猶未也公之伯兄荒草孤墳嗣系寂寥待公而經理者有年矣今復奚待邪壽山之阡松栢干天宴游其間如困得眠允惟眷誼引紼莫前陳此一觴臨風悵然

祭汪大卿

惟公稟黔歙山川之靈賦東南溫厚之氣壯年翰墨芳年上第卿班卽位則譽藹群工仗節分符則惠鮮微細世路廩於太行疇能免乎毀譽公獨湛然而玉冰始終不見乎纖翳年未及而乞身嘆高風之鮮儷蔣花木於城陰謂百年之閱世胡微恙之不仁乃聯凰而俱逝使我一鄉之士未知考德之計某宿蒙下交且申之以婚姻之義微官有守莫雪此涕惟芻之生比德之清公其來乎一監其誠

祭李端明

嗚呼西山之爽顧獨盛於公家邪嘉泰甲子之歲某有秣陵之役道北固登甘露寺有亭巖然下眎金焦二阜僅一粟恭惟先正貳卿題名其上而八龍並列其下是時僂指題名已三十年矣其後貳卿已仙疇知所謂八

龍者多爲從臣迨今猶有方進而未已者且復伯仲律
呂海內號爲文章家而又悉以功業顯不曰西山之爽
獨盛邪公八龍之長也丰神峻徹如明月之珍如野鶴
之聳食蔬服素室無歌舞唯書與石相與死生人知其
爲清也望之若厲即之乃溫春風風人不言自和尊賢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人知其爲和也清矣和矣而無
以見於斯世烏山林一偏之士耳而公也論諫數十百
篇根本仁義言之可行行之可績故四朝信之比其賦
政四方也以實德行實政人誦之家象事之殆半天下
甚至使虜而歸者其首率問公年今何官大國有議盍
不令其來得信實如尚書來議必易成嗟乎忠信可行

蠻邦聖人豈欺我哉嗚呼人孰無生公獨久世如是邪
人孰不仕公獨有始有卒若是邪某受公之知平生寡
比海內有清議朝廷有良史某請私以真清爲先生山
林之謚千里緘詞有泪如洗

代祭黃尚書

嗚呼哀哉學旋天地文陶帝皇業傳家緒行揭世防論
議足以達國體制作足以翼聖經身雖儀於殿陛典長
在於山林有才若斯顧鬱弗振天清日光始引自近嗚
呼萃簪綠殿有星文昌則上之用公不爲不至月弦懸
車留輔元儲則上之眷公不爲無意奈何群僊促班玉
樓午夜路遙飈車莫留嗚呼公真爲仙邪將風節清抗

復爲商山園綺邪謀謨雍容復爲虞廷臯夔邪不然爲
和風爲甘雨爲鳳凰芝草燁然於天地間邪雖然家有
古文史有佳傳公乎不亡千載如見生芻一束寒泉脩
菊惟以比之清其如玉

代祭嗣秀王

惟我國家德歆于天天實胙之瓜飈其延碩大且才寔
徒孔繁周啓土宇大封同姓析壤五十猗與甚盛千祀
過卜宗強之慶厥有屬近行尊蔚爲賢王居富而能約
處高而不荒服詩書之腴親儒士之良輕祿葭葦味道
膏梁中外荐更邦家用光宜年千億胡命有極令愷壽
終茲謂令德生爲磐石之英沒作宗支之則當宁輟朝
多士太息某等辱同輦路九京忽非秋雲靄靄兮清雪
迷秋風蕭蕭兮白蘋悲曷寫哀兮酒盈卮

代祭潘夫人

嗚呼夫人名父見聞外氏淵源左詩右書德卮而全此
爲女而賢也令族歸駟禮義益虔不驕不舒清約家傳
此爲婦而賢也男方繩繩女亦振振蘭芽玉枝堦戶芳
馨是訓是育期於必成此爲母而賢也歲奉蒸嘗載躬
載祇姻族均一恩施不私一話一言忠孝足依內堂外
序肅然正規遂俾丞相一心王室十載升平邇遐寧謐
此夫人之所以爲助而天下陰被其澤也嗚呼隆興丞
相之子婦而嘉定丞相之夫人則其生亦貴矣上念元

臣失此良助使出天墀恩加卹賻則其歿亦榮矣而夫
人內抱一真盡捐世紛眎平生之富貴等太空之纖雲
今也瑤池宿契青霓飄袂豈復滯情於人間之世其從
慶國朝于王京風烈千年鄧山長青某等蒙被化鈞既
生且成凶問初傳闔門摧驚再拜一卮炯炯此誠

代路祭二

嗚呼丹旄飛兮慘都人千鍾奠兮徧江濱孰有出而不
歸兮今歸獨榮濟輻車於子胥之江兮寸濤不驚從慶
國於太白之山兮千歲齊名

嗚呼春風蕭蕭兮白楊飄春雨陰陰兮漲江潮江妃警
衛兮波不搖會車千乘兮慘煙霄天竺之山兮女則標

清酒一尊兮楚魂銷

祭叔父

嗚呼先君三弟其二先零幸季父在如見先君今又奪
之諸父盡矣嗚呼痛哉頃歲辛未辭家爲縣謂別不遠
三歲即見疇知迤邐又爲此來六年未歸竟隔夜臺嗚
呼痛哉不伎不求樂天安命與人無怨視物不競謂百
歲爲宜乃八袞而逝嗚呼痛哉病不獲省藥不獲問棺
不及撫別不及訣五百里杭歎神爽飛越嗚呼痛哉念
昔遲次昕夕承顏他日西歸百感胡堪宅兆未卜庶相
三弟以圖安也或學或耕當勉三弟以卒業也綠篠堤
長橫塘春碧物象依然人非故跡嗚呼痛哉海外之熏

雙井之春幽明不間徹此香芬

夫人哀辭

嗟嗟夫人歸我四十九年奉蒸嘗也必躬必親事舅姑也必孝必謹相夫也必以義教子孫也必以忠儉于躬勤于家惠于僮僕婦道備矣而七十猶少二焉蒼蒼胡可問神明胡可測哉一慟而已然其逝也却葷與茹凡十餘日曰無以是滓我神識了然絕諸痛楚且徧告諸人以時日而後行亦可謂令終矣

弟六二奉議哀辭

兄之生也與弟同氣學也同志奉親也同孝治家也同法兄之隨牒也幾四十年而書郵往來月無虛旬此心

精微未嘗不同不幸吾弟天賦孔艱抱疾之日長而子友愛同體未嘗一日不同此疾也今也得年正合大易之數慨想前賢終於此數者簡牒如林則亦不可謂不壽矣子登儒級則亦不可謂不振矣且兄十年九出而今歲適蒙天眷賜奉真臺得以眎弟之疾拊弟之棺又將擇近地而窆之則吾弟始終一無可憾矣逍遙物外勿墮人間世此兄所以卷卷有望也况兄所卜石室近在跬步地師占之謂當甲乙他時卮酒一啖相從於清風素月之夕其樂無窮也而予與弟又復何憾邪

若水哀辭

汝於諸孫爲長吾先君特愛之故自髫年予親授以句

讀教以作字屬對賦詩稍長授以經史大義爾性早穎
觸類自解又稍長授以作文之法學日進詞日工字畫
臺臺逼予書法從予仕官蓋三十有二矣京口之役抱
病以往予疑其不可久留也力促其歸歸僅四五日又
病遂不可爲蓋其始之受於天者各有分量也吾其如
天何哉幸汝有子雙瞳炯炯非凡兒也予當教之育之
使足以爲汝後汝亦可以無憾矣

若曾哀辭

我緣在山林分絕鍾鼎向也止謀五斗之養今可不知
三徑之歸日念他時獲還故里汝兄汝弟暨孫取履扶
筇從我暘谷今爾習化乖我初圖嗚呼天不可與道地
不可與謀鬼神不可與知若爾之孝友慈惠而壽不迨
中若我之持心蹈行而暮年奪子然則天胡可詰鬼神
胡可恃耶不知使世之爲善者將何所勸而爲惡者何
所懼耶然幸爾也有子絕竒食牛之氣非凡兒比異日
飛黃騰踏爾雖不見於生前而亦享封於後日夫亦何
憾邪

曹監酒哀詞

嗟嗟曹君天只人只乾元一氣萬彙均只纖巨促脩胡
不齊只所學如君亦既厯只摛詞如君亦既秀只萬里
脩涂車輒停只雖然生而無聞壽何如只朝聞夕死聖
言垂只允懷夙昔熏風寒只香冽茶清君其監只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繇昔休明之世必有賢者兮采於山而漁於泉今君也
遺子以書課犍於耕兮吾非傲世而徵仙世之同氣若
讐兮人道散而孰銓君之仁足以拊孤嫠兮詎足以風
普天彼黃馘槁項兮既沒世而名不稱焉若顏與閔之
不試兮有洙泗以爲賢曰延陵季子之墓兮抑奚爲而
獨傳彼洙泗聖人吾不得而遇之矣蓋亦求其可壽者
而託焉嗚呼此千萬世孝子順孫之志兮昔人所以重
嘆其卷卷

王少卿哀辭

恭惟少卿相庭之瑞英英王謝尚澆襦綺公獨矯然鴻
舉鳳舉溫乎其和凜乎其清不詭不激如砥斯平短檠
細字午夜燈青令牧監司暨于班廷洞洞屬屬惟君與
民曰二十年哀侍太清王體國論目睹熙辰疊疊奏篇
精切坦平居稱孝友仕則廉平先業赫赫咸期踵成雲
族而散月皎而傾某之昧公蓋丈人行愛之期之莫能
名狀逝不知日窆不知時歲萃悠悠東風一辭千里卷
卷公監于茲

汪子心哀辭

嗚呼子心果死邪予於子心之死歎然不滿於造化者
三焉而造化乃以爲有德於子心者亦三焉請各叙其
言而子心擇之夫性行器姿淑均和茂不驚不矯敗戾

明德宜燕期頤以永天常乃日月疾走若是予之歎然
於造化者一也求之聖賢之經以根抵其歸取諸四方
之見聞以參其同宣之於詞則詭異而醇耆艾而秀所
積若是宜有以洽乎人而被乎物者乃曾不得一施焉
非造化之未滿者二邪夫顏而壽跖而夭八元登三苗
擯惡盈好謙使天下瞭然知所勸沮此人之所期於元
工者今乃一切倒植若是固何賴於造化非三不滿邪
造化曰不然吾居冥冥之間觀爾世人顛冥於功利之
塗汨沒於炎涼之海黃馘槁項猶不得休此造化所以
困之者也今予心年方中乃得逍遙遊於無倪非我之
德予心邪蠅營狗苟之人鼠目鸞頭之子傲兀萃軒如
醉如寐汚若豕塗焦若靡草此造化所以僂也今予心
被褐懷珠流芳不朽又非我之所以獨屋予心邪煙不
鬱者光不揚道不屈者身不章遺予以窮發予以聲又
非我之所以重愛予心邪嗟乎予心天機深人慾淺與
造化爲徒者必以造化之言爲然也而予又何悲邪有
肴其馨有酒其清庶幾其饗之

田

水
九
集
卷
二
下

七

